



名家名译世界文学名著

罪与罚（中）

〔俄〕陀思妥耶夫斯基◎著
朱宪生 曾思艺◎译

Преступление И Наказание

名家名译世界文学名著



罪与罚 (中)

〔俄〕陀思妥耶夫斯基◎著
朱宪生 曾思艺◎译

Преступление И Наказание



第三章

拉斯科尔尼科夫支起身子，坐在沙发上。

他有气无力地朝拉祖米欣摇一摇手，示意他别再说下去了——后者正在口若悬河地劝慰母亲和妹妹，虽然有点前言不搭后语，却热情洋溢——然后拉住母亲和妹妹的手，足足有两分钟一言未发，只是一会儿看看这个，一会儿看看那个。他的目光让母亲惶恐不安。在这目光里流露出一种强烈得痛苦不堪的激情，但同时又透露出某种呆板的甚至近乎疯狂的神情。普莉赫里娅·亚历山德罗芙娜哭了起来。

阿芙多季娅·罗曼诺芙娜面色惨白，她的手在哥哥的手里瑟瑟颤抖。

“你们回去吧……和他一起走，”他指着拉祖米欣，断断续续地说，“到明天，明天一切……你们来了很久了吗？”

“晚上到的，罗佳，”普莉赫里娅·亚历山德罗芙娜答道，“火车晚点的时间太长。不过，罗佳，我现在无论如何也不离开你，我就在这儿过夜，在你身边……”

“别折磨我了！”他怒气冲冲地挥了挥手，说。

“我留下来陪他！”拉祖米欣叫道，“我一分钟也不离开他，让我家里的那些客人见鬼去吧，让他们气得发疯吧！那里有我舅舅掌管一切。”

“叫我怎样……怎样感谢您啊！”普莉赫里娅·亚历山德罗芙娜说着，又紧紧地握住拉祖米欣的手，但拉斯科尔尼科夫再次打断了她的话：

“我受不了啦，受不了啦，”他怒气冲冲地反复念叨，“请别折磨我啦！够了！你们走吧……我受不了啦！……”

“咱们走吧。妈妈，就是从屋里出去一分钟也行，”大惊失色的杜尼亚娅悄悄地说道，“我们使他痛苦不已，这是一目了然的。”

“整整分别三年了，难道我就不能好好看看他吗？”普莉赫里娅·亚历山德罗芙娜哭了起来。

“等一等！”他又叫住她们，“你们总是打断我的话，我的思想被搅得乱糟糟的……你们见到卢仁了吗？”

“没有，罗佳，不过他已经知道我们到达了。罗佳，我们听说，彼得·彼得罗维奇心肠真好，今天专程来看过你。”普莉赫里娅·亚历山德罗芙娜有点畏惧地补充道。

“对……心肠真好……杜尼亚，我不久前对卢仁说，我要把他轰下楼去，并赶他见鬼去了……”

“罗佳，你怎么啦？你，大概……你不是想要说……”普莉赫里

娅·亚历山德罗芙娜惴惴不安地说，但望了一眼杜尼亚，又把话咽回去了。

阿芙多季娅·罗曼诺芙娜聚精会神地注视着哥哥，等着他继续说下去。她们娘儿俩已经事先从娜斯塔西娅那里听说过发生了争吵，娜斯塔西娅尽其所能了解与所能表达的，讲述了事情的经过，她俩都疑惑莫解，痛苦不堪，于是等着他继续说下去。

“杜尼亚，”拉斯科尔尼科夫费劲儿地往下说道，“我反对这门亲事，因而明天你要一开口就回绝卢仁，让他别再上门。”

“我的上帝啊！”普莉赫里娅·亚历山德罗芙娜大叫起来。

“哥哥，你想一想，你都说了些什么呀！”阿芙多季娅·罗曼诺芙娜冒出了无名之火，但马上就抑制住了，“你，也许现在身体欠佳，你已疲惫不堪。”她温婉地说。

“我在说胡话吗？不……你是为了我好才嫁给卢仁的。但我拒绝接受你的牺牲。因此你必须就在今晚写一封信……回绝他……明天早晨给我看看，这事就到此结束了。”

“我不能这么做！”深感委屈的姑娘高声说道，“你有什么权力……”

“杜涅奇卡，你也这么急躁，别说啦，明天……难道你没看见……”母亲吓得手足无措，赶忙对杜尼亚说，“唉，咱们最好还是走吧！”

“他是在说胡话！”酒意微醺的拉祖米欣大叫道，“否则他怎么会这等放肆！明天就会聪明一些……今天他果真把他赶走了。这是真情实况。嗯，那个人也恼羞成怒了……他在这里高谈阔论，卖弄学识，后来却夹着尾巴灰溜溜地走了……”

“那么，这是实有其事了？”普莉赫里娅·亚历山德罗芙娜叫了

起来。

“明天见，哥哥，”杜尼娅怜悯地说，“我们走吧，妈妈……再见，罗佳！”

“你听见了吗，妹妹，”他鼓足最后的力气在她们后面重复了一遍，“我不是在说胡话，这桩婚姻——很不光彩。就算我是个下流的东西，可你不应该是……有一个就足够了……即使我是一个下流的东西，我也绝不会承认有一个与我类似的妹妹。有我就没有卢仁，有卢仁就没有我！你们走吧！……”

“你简直疯啦！一副暴君做派！”拉祖米欣大吼起来，然而拉斯科尔尼科夫早已不再理他，也许是没有力气答理他了。他躺到沙发上，转身面向墙壁，深感精疲力竭。阿芙多季娅·罗曼诺芙娜好奇地望着拉祖米欣，她那乌亮亮的眼睛炯炯发光。拉祖米欣甚至被这目光注视得打了个哆嗦。普莉赫里娅·亚历山德罗芙娜惊呆了般站在那里。

“我无论如何也不能离开。”她近乎绝望地悄声对拉祖米欣说，“我要留在这里，随便找个地方……请您送送杜尼娅吧。”

“整个事情都将让您弄糟！”拉祖米欣也悄声说道，他也有点儿窝火，“咱们即使走到楼梯上也好。娜斯塔西娅，给照照亮！我向您发誓，”来到楼梯上后，他接着悄声说，“不久前他几乎把我和医生狠揍一顿！您得明白这点！几乎揍医生本人！连医生都让他三分，以免过分刺激他。他走了，我却留在楼下守着，然而他却立即穿戴整齐，悄悄地溜之大吉。如果过分刺激他，现在他也会溜之乎也，深更半夜地溜到外面，不知会干出些什么事来……”

“哎呀，您都说的是什么呀！”

“再说，您如果不回去，阿芙多季娅·罗曼诺芙娜也不能独自一人住

在旅馆里。您想一想，你们住的是什么地方！而彼得·彼得罗维奇，这个卑鄙家伙，难道就不能给你们找一个好一点儿的地方吗？……不过，您知道，我有点儿醉了，因此……说了几句粗话，请别放在心上……”

“那么我去找这里的女房东，”普莉赫里娅·亚历山德罗芙娜仍在坚持，“我会恳请她，让她给我和杜尼亚随便找个什么角落过夜。我不能就这样扔下他，不能！”

说这些话时，他们就站在楼梯平台上，恰好在女房东的门口。娜斯塔西娅从下一级楼梯上给他们照着亮。拉祖米欣极其激动。半小时前他送拉斯科尔尼科夫回家时，他是废话连篇，他自己也清楚这一点，不过现在他却神采焕发，头脑也近乎清醒，尽管这天晚上他喝的酒数量惊人。现在他似乎喜出望外，同时他喝下的那些酒似乎又忽地以加倍的力量涌向他的大脑。他同两位女士站在一起，抓住她们两人的手，劝说她们，并以令人惊讶的坦率向她们罗列种种理由，大约是为了增强说服力，他几乎每说一句话，都要把她们的手紧紧地握一下，使她们痛得就像被老虎钳夹了一般，而且他还以炽热的目光望着阿芙多季娅·罗曼诺芙娜，丝毫不曾感到不好意思。有时她们痛得试图从他那瘦筋筋的大手里抽出手来，可他不仅没有发觉这是怎么回事，反而更使劲儿地把她们的手往身边拉。假如她们为了自己的利益，吩咐他立刻头部向下跳下楼梯，他也定会二话不说、毫不迟疑地马上照办。普莉赫里娅·亚历山德罗芙娜心心念念只是想着自己的罗佳，惴惴不安，虽然她也觉得这个年轻人行为古怪，并且把自己的手握得发痛，但因为同时又把他当作神明，因此不愿计较他的这类古怪的小节。不过，阿芙多季娅·罗曼诺芙娜虽然同样惴惴不安，却并非生性胆怯之人，然而看到哥哥的朋友眼睛里闪烁的野火般的激情，她也不禁感到惊讶，甚至几乎感到惊恐，只是因为娜斯塔西娅关于这个怪人的种种介绍使

她对他无限信任，所以并未试图从他身边逃跑并拉着母亲一块儿跑掉。她也清楚，她们现在打算逃避他也许已经为时过晚。不过，十分钟后，她彻底放心了，因为拉祖米欣有个优点，不管他心情如何，都能对人坦诚地和盘托出一切，因而大家很快就了解到，自己是在和一个什么样的人打交道。

“可不能去找女房东，这个想法荒诞不经！”他高声叫道，尽力说服普莉赫里娅·亚历山德罗芙娜，“尽管您是母亲，假如您留下来，那会逼得他发疯，到那时鬼才知道会出什么事。您听我说，我看就这么办好了，眼下先叫娜斯塔西娅在他那里坐一会儿，我送你们两人到旅馆，因为没有人伴送，你们独自在街上走可不行，我们彼得堡在这方面……噢，管他呢！……然后我马上从你们那里跑回这里，一刻钟以后，我绝对保证给你们带来消息——他情况怎样，睡了还是没睡，等等——然后，请听我说！然后从你们那里一下子跑回自己家里——我家里有很多客人，大家都喝得酩酊大醉——带来佐西莫夫，这是给他治病的医生，现在他坐在我家里，他没醉，这个人不会醉，这个人永远不会醉！我把他拖到罗季卡那里，然后立刻到你们那里去，这意味着，你们在一小时内可以两次得到他的消息——而且有来自医生的消息，你们明白吗？是来自医生本人的消息。这跟从我嘴里听到的消息可就大不一样了！如果情况不妙，我发誓，我会亲自带你们到这里来；如果情况很好，那你们就可以恬然高卧了。我整夜都会守在这里，睡在过道里，他听不见；佐西莫夫嘛，我就让他睡在女房东家里，可以随叫随到。喏，现在对于他来说，谁更有用，是您还是医生？要知道，医生更有用，更有用。好吧，你们就回去吧！去女房东那里是不行的，我去可以，你们去可不行，她不让进，因为……因为她是个笨蛋。她会为了我而嫉妒阿芙多季娅·罗曼诺芙娜，您要知道，她也会嫉妒您……而对阿芙多季娅·罗曼诺芙娜，她的嫉妒确定无疑。她的性格十分

十分捉摸不定！不过，我也是个笨蛋……我无所谓！我们走吧！你们相信我吗？嗯，你们是否相信我？”

“咱们走吧，妈妈，”阿芙多季娅·罗曼诺芙娜说，“他是个一诺千金的人，他答应了的事，就一定会做到的。他已经救过哥哥一命，如果医生果真同意就在这里过夜，那不是绝妙的事吗？”

“瞧您……您……深知我心，因为您是天使！”拉祖米欣喜不自胜地大叫起来，“走吧！娜斯塔西娅！立刻上楼去，坐在他身边，带上灯，我一刻钟后就回来……”

普莉赫里娅·亚历山德罗芙娜虽然还是将信将疑，可也不再反对。拉祖米欣挽住她俩的胳膊，从楼上把她们拉了下去。不过他还是让她不太放心：“虽然他头脑机灵，心地善良，可他答应了的事能够如愿以偿吗？瞧他眼下这副醉相！……”

“啊，我明白了，您是在想，我眼下这副醉相！”拉祖米欣猜破了她的心思，打断了她的思路。他边说边迈开双脚，大步如飞地在人行道上走着，弄得两位女士使尽力气才能勉强跟上，然而他却未曾发现。“瞎扯……就是说，我醉得像个傻子，但问题不在这里，我醉了并非因为喝酒。而是一看到你们，我就醉意醺醺了……不过别管我！请你们别在意，我是在瞎说一气，我配不上你们……我根本配不上你们！……但是我一把你们送回去，就立刻在这里的运河里舀两桶水浇在头上，那就正常了……要是你们知道，我是多么热爱你们俩，那该多好！……请别嘲笑我，也别生气！……你们可以生任何一个人的气，可就是不要生我的气！我是他的朋友，因此也就是你们的朋友。我希望如此……我早已预感到会这样……去年，有过这么一个瞬间……不过，百分之百不是预感，因为你们仿佛天上掉下来一般。而我，看来，会整夜辗转反侧，无法成眠……这个佐西莫

夫不久前忧心忡忡，怕他会精神失常……因而不能激怒他……”

“您在说什么呀？”母亲高叫起来。

“难道医生亲口这样说过吗？”阿芙多季娅·罗曼诺芙娜惊慌失措地问道。

“说过，但不是这么回事，根本不是这么回事。他还给他吃过这样的药，一种药粉，我看见了，而你们那时候刚好来了……唉！……你们要是明天到来就好了！我们离开那里，这是做得对的。而一小时后，佐西莫夫会亲自告诉你们一切详情细节。这个人是不会喝醉的。我呢，再也不会喝醉了……我为何喝得这般醉意醺醺呢？是因为他们把我拖进了一场争论，这帮该死的家伙！要知道，我已经发誓不再参加争论！……都是满口胡言！我差点儿没对他们大打出手！我让舅舅留在家里主管一切……哦，你们信不信，他们要求人全无个性，并且乐此不疲。似乎一个人越不成其为他自己，越少像他自己，那才叫好呢！他们认为，这才叫最大的进步。假使他们是按自己的思想在瞎说一气，那倒也好，然而……”

“请听我说……”普莉赫里娅·亚历山德罗芙娜怯生生地打断了他的话，但这样做只会使他的谈兴更高。

“那您认为怎样？”拉祖米欣嗓门更亮地喊了起来，“您认为我是讨厌他们的胡说八道吧？这是胡扯！我喜欢别人胡说八道。胡说八道是人类在所有生物中享有的唯一特权。胡说八道是通向真理的途径。正因为我胡说八道，所以我是人。如果不先胡说八道十四次，也许还得胡说八道一百四十次，就无法得到一个真理，而这从某种角度看，也是值得尊敬的。唉，然而我们连用自己的智慧来别具匠心地胡说八道都不会。你尽管对我胡说八道，但要用自己的见解来胡说八道，那我就会吻你。用自己的见解胡说八道，总比千篇一律地转述别人的真理更好，在第一种情况下，

你是一个人，而在第二种情况下，你仅仅是一只学舌的鹦鹉。真理不会溜走，而生活却可以被凝滞，例子有的是。喏，现在我们怎么样了？在科学、文化修养、思维、发明、理想、愿望、自由主义、理性、经验，以及一切，一切，一切，一切，一切方面，我们所有的人无一例外都是中学预备班的学生。喜欢依样画葫芦地搬用别人的智慧——这已经积重难返了！不是如此吗？我说得不对吗？”拉祖米欣一边紧紧地握住两位女士的手摇晃着，一边高叫着。

“哦，我的上帝啊，我不知道。”可怜的普莉赫里娅·亚历山德罗芙娜说道。

“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……虽说我并不完全赞同您的意见。”阿芙多季娅·罗曼诺芙娜认真地补充道，随即又高叫起来，因为这一次他把她的手攥得疼痛难忍。

“就是这样？您说，就是这样？噢，那么从此之后您……您……”他喜出望外地叫了起来，“您是善良、纯洁、理性和……完美的源泉！请把您的手给我，给我……也请把您的手给我，我很想吻吻你们的手，就是现在，就在这里，跪下来吻你们的手！”说着，他就双膝着地跪在人行道当中，幸好这时候没有行人。

“别这样，我求您，您这是干什么呀？”惊慌到极点的普莉赫里娅·亚历山德罗芙娜高声喊道。

“起来，起来呀！”杜尼亚笑咪咪地说，她也感到惊惶不安了。

“你们不把手给我，我就绝不起来！这就对了，够了，我站起来了，咱们走吧！我是一个可怜的傻瓜，我配不上你们，我喝醉了，真羞死人了……爱你们我不够格，可是跪在你们面前——这是每一个人的义务，只要他不是个彻头彻尾的畜生。因此我跪下来了……这就是你们的旅馆，

只要瞥一眼它，你就知道，不久前罗季昂把你们的彼得·彼得罗维奇赶了出去，做得对极了。他竟然敢安排你们住在这样的旅馆里？这真是荒唐！你们可知道，什么人才放到这里来住吗？而您毕竟是他的未婚妻呀！您是未婚妻，对吗？喏，我就告诉您，做出如此行径之后，您的未婚夫是个卑劣之徒！”

“您听我说，拉祖米欣先生，您忘了……”普莉赫里娅·亚历山德罗芙娜开口说道。

“是的，是的，您说得对，我忘乎所以了，真是惭愧！”拉祖米欣猛然醒悟，“然而……然而……你们不要因为我这样说就见我的怪哟！因为我是出于一片赤诚才这样说，而不是由于……哼！那就卑鄙无耻了，总之，不是由于我对您……咳！……好啦，就这样吧，我不该，也不说原因了，我哪敢啊！……不久前，当他一进屋，我们大家就全都明白了，这个人绝非我们圈子里的人。倒不是因为他在理发师那里卷过头发，也并非由于他急不可耐地卖弄自己的聪明，而是因为他是一个密探和投机分子，因为他是一个吝啬鬼和小丑，而这是显而易见的。您以为他聪明吗？不，他是个蠢蛋，蠢蛋！哼，他能与您匹配吗？哦，我的上帝！你们要知道，女士们，”他已经走上旅馆的楼梯，突然停住脚步，“那些人在我家里虽然全都喝得酩酊大醉，但他们全都是诚实正派的人，虽然我们大家也都胡说八道——因此我也胡说八道——然而最终我们还是找到真理，因为我们走的是一条光明正大之路，而彼得·彼得罗维奇……走的不是一条光明正大之路。我刚才虽然破口大骂了他们一阵，但我毕竟尊敬他们每一个人。即便我不尊敬扎苗托夫，但我喜欢他，因为他是一个狗崽子！即便是佐西莫夫这个胖猪我也喜欢，因为他诚实正派，医术高明……然而，够了，话都说完了，也都原谅了。原谅了？是不是这样？哦，咱们走吧。我熟悉这

个走廊，曾经来过，瞧，就在这里，三号房间，发生过一件丑事……噢，你们住在这里的什么地方？几号房间？八号？哦，那么夜里千万要把门锁上，什么人也别让进来。一刻钟后我就带着消息回来，然后再过半小时，我会和佐西莫夫一块儿来，你们会看到的！再见，我跑步去！”

“我的上帝，杜涅奇卡，会发生什么样的事呢？”普莉赫里娅·亚历山德罗夫娜心急如焚、战战兢兢地对女儿说道。

“您放心吧，妈妈，”杜尼娅一边取下帽子和披肩，一边答道，“上帝亲自给我们派来了这位先生——虽然他是从酒宴上直接来的——他是可靠的，请您相信吧。而且他为哥哥早已做过的一切……”

“唉，杜涅奇卡，只有上帝知道他会不会来！我怎么能忍心丢下罗佳呢！……我万万，万万没有想到，会这样见到他！他是多么冷酷啊，似乎不高兴见到我们……”

她的双眼里泪光闪闪。

“不，并非如此，妈妈。您一直在哭，没有看清楚。他大病在身，心绪不佳——这就是所发生的一切的原因。”

“唉，这场病啊！要出事的，要出事的！而且他竟然那样跟你说话，杜尼娅！”母亲一边说，一边怯怯地望着女儿的眼睛，试图猜测出她的所有心思，她已得到了一些安慰，杜尼娅竟为罗佳辩护，由此可见，她已原谅了他。“我坚信，明天他保准儿改变主意。”她补上一句，以便彻底摸清女儿的真实想法。

“而我确信，对于这件事……他明天依然会固执己见。”阿芙多季娅·罗曼诺芙娜毫不犹豫地說道，当然，这是一个难题，因为其中有一点是普莉赫里娅·亚历山德罗芙娜眼下极怕谈及的。杜尼娅走向前去，吻了吻母亲。母亲默默无言地紧紧拥抱了她一下，然后坐了下来，万分焦虑地

等着拉祖米欣回来，并且怯怯地注视着女儿，她双手交叉抱在胸前，一边在屋里踱来踱去，沉思默想着，一边也在等待着。如此沉思默想地从一个角落走到另一个角落，是阿芙多季娅·罗曼诺芙娜一贯的习惯，母亲总是有点儿害怕在这样的时候打断她的沉思。

拉祖米欣醉意醺醺之余突然燃起了对阿芙多季娅·罗曼诺芙娜的火热激情，这自然颇为可笑。然而，只要看一看阿芙多季娅·罗曼诺芙娜，特别是看看现在，当她双手交叉抱在胸前，满脸愁容而心事重重地在房间里踱来踱去的神态，也许很多人都会原谅他，何况他又是处在一种反常的心理状态之中。阿芙多季娅·罗曼诺芙娜丽质天成——身材高挑，体态十分匀称，健壮有力，而且相当自信——这种自信在她一颦一笑、举手投足的每一种姿态中都流露出来，不过这丝毫也不损害她举止的温柔和风姿的优美。她的脸庞很像哥哥，甚至堪称美人儿。她的头发是深褐色的，比她哥哥头发的颜色稍浅一些；眼睛近乎黑色，亮晶晶的，颇为高傲，同时又时常偶尔变得异常善良。她皮肤白皙，但并非那种病态的苍白；她的脸蛋容光焕发，红润健康。她的嘴略微小了些，鲜灵灵、红嘟嘟的下嘴唇和下巴一道微微向前突出——这是这张秀美的脸上唯一的不足之处，但它也赋予这张脸庞一种特别的个性，顺便说说，仿佛使这张脸庞具有一种傲慢的神情。她脸上的表情往往严肃多于欢快，总是在冥思苦想，然而，这张脸是多么适宜于微笑啊，欢快、青春、无忧无虑的笑容对于她来说，是多么适宜啊！热情似火、坦率真诚、天真单纯、诚实正直、勇士一般强壮有力而又醉意醺醺的拉祖米欣，从来不曾见过类似的姑娘，因而一见到她便失魂落魄，爱意顿生，这是可以理解的。何况又正好碰上一个仿佛故意安排的机会，让他第一次目睹了杜尼亚与哥哥会面那样一个爱意融融、欢乐融融的美妙时刻。后来他看到，当她回答哥哥那粗暴无理、忘恩负义、冷酷无

情的逐客令时，她的下嘴唇气得发抖——他便再也按捺不住了。

然而，当拉祖米欣在楼梯口酒后失言，脱口说出拉斯科尔尼科夫那个性格乖张的女房东普拉斯科维娅·巴甫洛芙娜，由于他的缘故，不但会嫉妒阿芙多季娅·罗曼诺芙娜，而且也许会嫉妒普莉赫里娅·亚历山德罗芙娜，这倒是句真话。普莉赫里娅·亚历山德罗芙娜虽然已经四十三岁，但她的容貌风采依旧，而且显得比她实际的年龄年轻得多，那些直到晚年一直保持着心情开朗、感觉灵敏、为人正直、纯洁热情的女性，几乎总是这样。附带说说，保持这一切，也是人到老年而美丽永驻的唯一灵丹妙药。她的头发里已经点染着银丝，而且开始变得稀疏，一道道细小的鱼尾纹早已爬上了她的眼角，她的双颊由于操劳和痛苦，已经变得凹陷和干瘪，不过这张脸还是美丽如昔。这是一幅杜涅奇卡脸的肖像，只不过是大了二十岁，而且下嘴唇也不向前突出，因而神态大不相同。普莉赫里娅·亚历山德罗芙娜多愁善感，然而并不过分，她胆小怕事，宽容忍让，但是也有一定的限度。她对许多事都能容忍，对许多事都能迁就，甚至那些与她的信念相矛盾的事，不过她总是坚守着一条由正直、原则和最基本的信念组成的界限，无论什么情况都不能迫使她越雷池半步。

拉祖米欣走后刚好整整二十分钟，传来了两下轻微而急促的敲门声——他回来了。

“我不进来了，没空儿！”门刚一打开，他就急匆匆地说，“他鼾声如雷，睡得又香甜又安稳，上帝保佑，让他整整睡上十个钟头吧。娜斯塔西娅守着他，我叫她在我回去以前别离开。我这就去把佐西莫夫拖来，他会向你们报告，然后你们就躺下睡觉，我看得出来，你们都已累得够呛啦。”

说完，他离开她们，沿着走廊远去了。

“多么机灵而又……忠实的年轻人哪！”普莉赫里娅·亚历山德罗芙娜欢天喜地地高声喊道。

“看样子是个好人！”阿芙多季娅·罗曼诺芙娜也带着几分热情答道，又开始在屋子里踱来踱去。

过了将近一个钟头，走廊里传来了脚步声，又响起了一阵敲门声。两位女士正在引颈张望，这一次她们对拉祖米欣的诺言确信不疑，他果真把佐西莫夫拖来了。佐西莫夫立刻答应离开酒宴，去看拉斯科尔尼科夫，但到两位女士这里来他很不乐意，疑虑甚多，因为他不相信醉意醺醺的拉祖米欣。然而他的自尊心立即得到了安抚，甚至有点儿受宠若惊：他亲眼见到，人家果真像等候先知一样在等候着他。他坐了整整十分钟，完完全全说服了普莉赫里娅·亚历山德罗芙娜，使她大放宽心。他说话时饱含深挚的同情，但又稳重得体，甚或有点儿故作严肃，完全是一个二十七岁的医生在重要的咨询中所应有的派头，没有一句话离开本题，而且也并未流露出丝毫想与两位女士建立更亲密的私人关系的愿望。一进门他就发现阿芙多季娅·罗曼诺芙娜有一种令人目眩的美丽，他立即竭力完全不看她一眼，而在整个会见的过程中，只跟普莉赫里娅·亚历山德罗芙娜一个人说话。这一切使他的内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。在谈到病人本身时，他说，病人眼下正处在良好的状态之中。据他观察，病人患病的原因，除了最近几个月生活方面恶劣的物质条件，还有一些精神因素，“可以说是各种各样复杂的精神因素和物质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，如惊恐、担心、忧虑、某些想法等等”。佐西莫夫无意中发现，阿芙多季娅·罗曼诺芙娜特别留神倾听，便把这个话题稍稍加以扩展。普莉赫里娅·亚历山德罗芙娜焦虑而又胆怯地问道：“是否有怀疑为精神病的迹象？”对此他带着安详而坦率的笑容回答道，他的话被过分夸大了。当然咯，可以看到病人有一个极其顽

固的念头，显示出偏执狂的某种征兆——因为他，佐西莫夫，眼下正在特别留意医学上这一十分有趣的专科——不过也得虑及，病人几乎直到今天都还神志不清……而且，当然咯，他的亲人的到来会使他增进健康，解除愁闷，起到妙手回春的作用——“只是必须避免受到新的特殊的激动”，他意味深长地补上一句。然后他站了起来，庄重而亲切地鞠躬告辞，母女俩以祝福、热诚的感谢和央求为他送行，阿芙多季娅·罗曼诺芙娜甚至不等他开口请求，便主动伸出她的小手跟他握别，他出门时对这次访问十分满意，而对自己的表现更是满意万分。

“咱们明天再谈吧，赶快睡觉，一定要睡！”拉祖米欣与佐西莫夫一道走出去时，总结性地说道，“明天，我尽可能早些来向你们报告情况。”

“这个阿芙多季娅·罗曼诺芙娜是个多么惹人喜爱的姑娘啊！”当两人走到街上时，佐西莫夫几乎垂涎三尺地说。

“惹人喜爱？你说她惹人喜爱！”拉祖米欣吼了起来，突然扑向佐西莫夫，掐住他的喉咙，“假如你什么时候胆敢……你懂吗？你懂吗？”他揪住他的衣领使劲儿摇晃着，把他直压到墙上，大喊大叫着，“你听见了吗？”

“喂，放手，醉鬼！”佐西莫夫竭力挣扎，当拉祖米欣松开手后，他全神贯注地望了望拉祖米欣，突然放声哈哈大笑起来。拉祖米欣垂下双手，站在他的面前，陷入阴郁而严肃的沉思之中。

“当然啦，我是一头蠢驴，”他说道，脸上阴云密布，“然而……你也一样。”

“噢，不，老兄，恰恰相反。我从不痴心妄想。”

他们悄然无语地走着，只是在快到拉斯科尔尼科夫的寓所时，忧心忡